

“祭神如神在”

沈喜阳

《论语·八佾》有云：“祭如在，祭神如神在。子曰：‘吾不与祭，如不祭。’”旧注“祭如在”的祭，指祭祖先。“祭神如神在”的祭，指祭天地之神。两句意思是祭祀祖先如同祖先在接受祭祀，祭祀神灵也如同神灵在场歆享。这样理解似乎毫无问题。如果寻根究底，硬要追问祭祀时祖先或神灵到底在不在场，这就难以回答了。如果去掉“如”，变成“祭神神在”，那就是绝对肯定祖先或神灵在场。但是由“祭如在，祭神如神在”又不能推导出祭祀时祖先或神灵绝对不在场的结论。其实现代汉语中“告慰先烈英灵”也有这个潜在的问题。

先看古人的答案。朱熹引范祖禹曰：“君子之祭，七日戒，三日斋（斋），必见所祭者，诚之至也。是故郊则天神格，庙则人鬼享，皆由己以致之也。有其诚则有其神，无其诚则无其神，可不谨乎？”（朱熹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中华书局1996年版，第53页）范祖禹改变了思考的方向，他认为关键不是神灵在不在，而是祭祀者诚不诚。祭祀者“诚之至”，则“必见所祭者”。被祭祀的祖先或神灵在不在场，取决于祭祀者“有无其诚”：有其诚则神灵到场，无其诚则神灵不到场。这是民间所谓的“（人）心诚则（神）灵”。

再看现代人的解释。朱谦之解释“祭如在，祭神如神在”更进一步：“我们只凭着真诚惻怛的一点‘情’，便自能感得‘神’的所在，既感得‘神’的所在，于是‘神’就存在了。”（《朱谦之文集》，第三卷，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134页）朱谦之把被祭祀神灵的在不在场，转化为祭祀者对神灵的在场有没有感受到。祭祀者能感受到神灵的在场，神灵就等于在场了。这是《周易·系辞上》所谓的“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”。

再看当代人的说服法。张祥龙认为“如在”之

“如”，不应理解为“好像”，应该理解为“到……去”。“‘祭神如神在’就意味着‘在祭神的时刻到神意所在之处去’，或‘在祭神时与神同在’。”（张祥龙《从现象学到孔夫子》，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，第432页）这个理解，已从神灵在不在场转移到要求祭祀者到神灵所在之处去。不是神灵来就“我”（祭祀者），而是“我”去就神灵，强调了祭祀行为当场构成的性质。

孔子平时“不语怪、力、乱、神”（《述而》第二十章），而且搁置死亡讨论（《先进》第十一章：“季路问事鬼神。子曰：‘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？’曰：‘敢问死。’曰：‘未知生，焉知死。’”），可见孔子对神灵是否一直存在、独立存在不予置评；但是当人祭祀时，神灵“如在”，可见神灵在祭祀中有某种当场生成的“时机性”。这种神灵的有限性，与西方宗教中“神”或“上帝”的无时无处不在即无限性完全不同。正因为意识到在祭祀中，祖先或神灵与致祭者“当场相遇”有时机性，所以孔子特别重视这种当场生成，他说：“如果我不全身心参与祭祀，就如同没有祭祀。”（子曰：“吾不与祭，如不祭。”）

于是祭祀时祖先或神灵的“如在”，就成为在场的不在场，又成为不在场的在场。祭祀时虽未见到祖先或神灵（不在场），但已经真实感受到祖先或神灵的“在场”；只要真实体验到见到祖先或神灵的感受（在场），没有真实见到祖先或神灵（不在场）并不重要。换言之，祖先或神灵并不是现成固定的（“在”），他们各居其处，等到被祭祀时就飘然现身；而是一种“如在”，在祭祀过程中，致祭者与被祭祀的祖先或神灵“当场生成这次相遇”，造就祖先或神灵的“如‘在’”。“告慰先烈英灵”时，肃立默哀，精诚动天，感而遂通，于是英灵“如在”。



看见 佚名 摄

寂静之地

魏芳芳

我们在芒卡斯特古堡附近停车场，先到一座古老的小教堂。院子没有大门，刷了黑漆的门楼入口，半人高的栅栏门大开，吊篮挂着几从红紫的矮牵牛随风晃动，里面教堂的石墙斑斑点点，风化剥落，连碑上都长满青苔，门口的牌子上，写着“迈克尔和所有天使教堂以及联邦战争墓地”，便信步走了进去。

这天是周四，教堂门关着。门廊边几棵藤本月季开着明亮的白色花朵，花枝越过拱门，直铺二层窗。外墙也白花花，像古老的石头开出了白色花朵。其斑驳老旧，即使是在已经遍地都是老房子的英国，也老得惊人。窗棂砖上的红漆已掉了颜色，里面没灯，玻璃黑乎乎的，天光反射，清晰可见流畅的线条画，如果从里往外看应是教堂的彩色玻璃画。据说这里一块彩色玻璃画记录一个真实的悲剧故事。1860年左右，附近芒卡斯特城堡的主人芒卡斯特勋爵在希腊旅行时被绑架，同行的朋友为营救他被杀，绑匪将他放出来以筹集赎金，幸存下来的勋爵便委托当时著名的玻璃画艺术家亨利·霍利迪制作了一整扇画窗，以纪念那几位为他而死的朋友。

教堂主结构简洁，横竖两个连通的四方体，外墙顶端有同材质装饰砖，两边立面设计了直线几何图形。面对大路方向的屋顶上有细窄的钟楼，悬两盏铜钟，真想听听它们被敲响的钟声。教堂古旧却并不破败，而且有着极强的设计感。后来了解到，宋朝时此地就是教堂，现存的建筑迄今已有近六百年的历史。十九世纪中期由英国著名建筑师安东尼·沙尔文设计修复，此人以主持修复温莎城堡和伦敦塔等重要建筑而闻名。教堂至今仍在用，维修费用由英国遗产委员会和教区捐助。

走进墓园，更觉时光停留的时间何止几百年，各式石碑风化不一，像个历史博物馆。满地蒲公英和细碎的野草在风中摇曳。与中国墓园相似，这里也有松柏。墓碑苔痕尽染，有些年代久远的斑驳陆离，像海底长满珊瑚的礁石，字迹早已漫漶不清。有些石质不同，年代较近，字迹尚可辨认。有一块雕刻精美的墓碑，像一扇教堂的尖拱窗，顶生着厚厚的青苔，碑面也风化出大块的白斑。镌刻着五个年轻人的名字和逝日，最大的23岁，最小的18岁，死于战争。历史如过眼云烟，战争夺去这些年轻的生命，他们把笑容和爱意、惊恐和欢乐，留给了那个时代，而今曾经孔武有力的身躯上芳草萋萋，白蝴蝶在花上飞。光影斑驳，巨大的柏树伸出臂膀，擎起春日的光阴。

墓园寂静，连鸟儿都不在此鸣唱。不远处有个黑衣背影抱膝坐在地上，面朝一座小十字架碑石，不知道在沉思还是在思念。

在海子雕像前

一 苇

蝉鸣撕开夏日的午后，我站在海子的雕像前。那张青铜的面庞被岁月磨出温润的光，眼睛却依然固执地望向远方，像极了诗里永不熄灭的理想火焰。风掠过雕像的衣袂，裹挟着青草的气息，恍惚间，我仿佛听见他在青海湖畔写下的诗句，正从时光的褶皱里簌簌飘落。

海子的诗是打开自然的密码。当指尖抚过“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”的石刻，海风便真的穿过文字漫了过来。他笔下的大地是有呼吸的，村庄是有体温的，河流是血脉，草原是衣襟，麦子是大地

的金冠，太阳与月光是永恒的灯盏。他写“活在这珍贵的人间，太阳强烈，水波温柔”，字字句句都在诉说对生命的赤诚。那些看似寻常的意象，在他的诗里都成了通向理想国的路标，让每个人都能在文字里触摸到纯粹的光芒。

他的爱情藏在破碎的诗行里，像被月光浸透的贝壳，美好而脆弱。那些炽热的告白与深沉的忧伤，都化作了“姐姐，今夜我在德令哈”的孤独呢喃。可即便在爱情的寒冬里，他依然保持着对世界的温柔，就像他给父母的礼物——电视机，让父亲能看到更广阔的世界，

看到远方的远；给母亲的花围巾与线帽，包裹着游子最细腻的牵挂。还有那些写给弟弟的信，字里行间流淌着兄长的期许，即便潦倒困顿，笔墨线条的风骨依然清晰可见。

1993年春天的记忆突然鲜活起来。其时，我正在安庆读书，在病榻上辗转，冰冷的药水，没完没了的抽血，怎么也查不出的病因，让我只能读海子的诗续命。学校有个白鲸诗社，大家结伴去看回归尘土的海子。拍回来一张照片：丛林间，芳草萋萋的海子墓前，脸上还带着稚气与婴儿肥的何冰凌在墓前读诗，平常满不在乎的王霆满眼都是对诗歌的虔诚，三月的丘陵野花一片。那时的我们，怀揣着文青的梦想，用文心爱着这个世界，也实实在在地爱着海子。如今岁月的霜雪染白了鬓角，生活的琐碎磨平了棱角，可海子依然停留在二十几岁的夏天，永远年轻，永远热泪盈眶。

他的逝去像一道刺眼的闪电。有人说他是逃避，可谁又能真正理解，一个纯粹的灵魂在浑浊现实里的挣扎？他选择以最决绝的方式，将生命定格成永恒的诗行。铁轨上的轰鸣，不是终结，而是另一种开始——他用生命完成了对理想的献祭，让诗歌的火焰在后人心中永不熄灭。

站在雕像下，我忽然明白，海子从未离开。他活在每一个清晨，活在每一片金黄的麦田，活在每一个星空璀璨的夜晚。他的诗是留给世界的种子，在岁月的土壤里生根发芽，长成一片精神的森林。在尘世中奔波的人，疲惫不堪时，来到这片安静的丘陵，凝视他的眼睛，找到力量与勇气。

